

第 7 卷



王蒙文集



第7卷

狂欢的季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一章

我知道连续的长篇小说是令人疲倦的。人们惧怕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正如惧怕太多的记忆太多的往事太多的历史,谁不怕昨天侵占了打扰了今天?谁不怕书籍俘虏了吞噬了自己的鲜活的生命?读一百部爱情杰作也不能替代一次爱情的遭遇。人们生活于现时,生活于正在呼吸、正在消化、正在出汗、正在来劲——比如说正在与你的性伴侣天翻地覆地好合——的这短暂的一刹那。人生不过是许多刹那的集合,你感觉到的把握住的为之销魂蚀骨的不过是眼前的此一刹那。在你出生的前一分钟与前一亿年,在你死去的后一秒钟与后五十万年并且我们假设那一年地球将会最终冷却毁灭,这一切对于你又有什么区别?你想抓住,你想体味,你想记在心里,你决不甘心一切烟消云散不留痕迹,你打起精神全神贯注……仍然失之交臂、仍然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电如露的只有现在。你又哪里来的闲心重温老年间老老年间的旧皇历?我的亲爱的忠实的读者!当你在昏黄的灯光下阅读千篇一律的五号宋体汉字时候,多少年华、多少色调、多少游戏、多少争夺和欲望的斑驳灿烂从你的手指缝中溜走,从你的身边呼啸而过。如果我真的爱你,是不是应该奉劝你放下书本,去紧紧地拥抱现实人生呢?

所有的如实道来都像是虚构,所有的虚构都像是山穷水尽弹尽粮绝,所有的父亲都像是窝囊废,而所有的儿子都像是轻飘飘的自作聪明而且呼天抢地的弱智。我将不能如实,我将不能不如实。在写

了一些实有的事件、地点与单位的同时,我必须说我的人物与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了。

最后或许能够(多半不能够,不能够的可能性当然更大。如果一个医生告诉他的病人“你或许能够痊愈”,那个病人该怎么样想呢?)留下来的只是小说的断简残编。四书五经孔家店,尚有“红楼”或耐看。人生呀,你为什么总想保留下一点什么?当所有的所有都烟消云散的时候,为什么人们还痴痴地回顾自己的足迹?

那么,本一个季节将是什么呢?我曾经多么样的满意于“失态”与“踌躇”的命名!这样的词儿创造出来不就是为了我的长篇小说系列吗?你悠久地垂悬在那里,闲置中等待着对号入模子。失态,举重若轻,绵里藏针,哭笑不得而又……够哥们儿喝一壶的啦。踌躇,既是踌躇意满又是踌躇不决,一语双关,且惜且悲且痛且摇头摆尾并跣足长叹,您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无法译介的词儿去?那么本一个季节应该是恐惧的季节?是奔突,是疯狂,是死亡的季节或者时节么?是横冲直撞大火熊熊痛快淋漓由真正的历史大手笔写就的浓艳的或浓烈的季节么?抑或是闲散的、恬淡的、无聊的、空白的、等待的、静悄悄的、比如说是养猫养鸡养黄鼠狼腌咸蛋种花种草打毛衣读菜谱打木器家具和常常醉酒的叫做畅饮的季节么?也许我应该叫它意外的或混乱的、困惑的、迷失的、梦魇的至少是奇异至极的神妙至极的百思不得其解的,你只好叹为观止的季节吧?

比如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在美国太空人已经登月,苏联卫星已经遨游太空,而且中国红彤彤的人造地球卫星也已经或正在放送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陕北民歌旋律进入了自己的轨道,南京长江大桥已经胜利竣工,热核武器已经多次试验成功,亚洲四小龙经济正在腾飞的时候,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正酝酿着史无前例的大突破的时候,你会在中国的城乡看到一个又一个晦气鬼,头上戴着缺三少两的几根翅的乌纱帽,敲着破锣或者破铁锅,嘴里喊着:“我是国民党的

残渣余孽……”“我是……”自己游街。他游街的路线是“革命群众”指定了的,走到终点他要请终点的革命群众组织给他签字,证明他没有偷奸耍滑,证明他确实是在指定的时间内自我游到了指定地点。我们可以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宏伟描述里找到这种斗争(或者不如说是娱乐)方式的出处,我们也许更可以从京剧舞台演出中找到这种表演程式的源起,我们可以从鲁迅悲愤地描写过的愚众围观杀头的场面中寻找这种恶作剧的心理积淀基础,但是所有这些仍然不能说明为何那年那月会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喜剧场面隆重推出,并且是以神圣的革命的名义。

叶东菊的继父有一位堂兄,当过国民党的县长,说来他的命运真真好笑。他是国民党的最后一任县长,任期一个半月就(被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他是大学毕业找不着事由儿,通过考试当的县长,因为原来的县长跑到台湾去了。这样他就被(“文革”中的革命群众)解释为更加反动,乃至于是被国民党留下的特务。为了给他做一顶赃官帽子,各派群众组织各显其能,做出来的乌纱帽可以说是千奇百怪,花样翻新。就说帽翅吧,有的上下抖颤,哆哆嗦嗦;有的前后忽闪,摇摇摆摆;有的张牙舞爪,四面出击;有的欲折欲断,滴里耷拉儿。一顶顶帽子天真古朴,传统久远而又不泯童心,丑得奇,赖得怪,匠心独运,手艺非凡。看看这些志在对国民党残渣余孽及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辱之灭之的帽子,你觉得咱们的人民真是十几亿可爱的小山羊、小白兔,咩咩咩咩,欢蹦乱跳,稚态可掬,烂漫清纯,指向哪里哄向哪里,哄在哪里玩在哪里乱在哪里忘在哪里……

伪县长反革命不敢厚此薄彼,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他轮流戴各派革命造反组织拿来的各色帽子,一共戴了和游了五个多月,十分的过瘾。那是一九七〇年的事,那一年由于各派群众组织斗了个不亦乐乎,真枪真炮高射机枪都上了,领导乃号召大家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就是说要斗阶级敌人而不是只热心于斗不同观点的所谓“对立

面组织”。于是，像一摊早已冷却干燥的屎一样的伪县长突然红火起来了，突然成为人民的关注中心。他漫游漫叫，漫哭漫笑，漫转身漫弯腰，齐祸福而同哀乐，卧大波而随浊流，昏昏陶陶，逍遥忘机，并能锻炼身体，抒发郁闷，健康身心，提高认识，伪县长何德何能而获此至乐！

同时从革命群众组织让他自己“游”而不是押着他“游”这件事上，他也深深体会到革命人民对他的最大信任最大关心最大爱护，他充满了知遇之感。几个月过去，他对帽子和街道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他表示认罪的敲破锣而嚎叫不止都产生了感情。这一套活动变成了他锻炼身体、锻炼悟性耐性的一种“功法”，用他的思想汇报里的话来说，通过自我游街接受人民的教育，是他的最大幸福最大安慰，这已经成为他的人生第一需要，已经是他的乐生的第一要素了。

开始，为了显示本派组织一直牢牢地掌握着斗争大方向而不是只热衷于打派仗，各派红卫兵对整治他这样的残渣余孽兴趣甚高，由红卫兵亲自给他戴帽，亲自给他化装——画花脸，毛笔蘸臭墨汁、蘸红蓝墨水、蘸水彩颜料在他脸上勾勒着色，画得极富后现代感。后来闹得久了，红卫兵们有更重要得多的夺权武斗争左派帽子三结合当官的大任务，便不再怎么搭理他，改由他自己画。他也不敢怠慢，每次都画得表现了他真心认罪伏法决不翻案的认识水平和他自幼受过良好教育的审美想象力——但仍偏于保守，摆脱不了封、资、修的条条框框。只是时间太长了以后，革命小将们和他本人画花脸的想象力也用尽了，再也想不出什么好图案好花色来了，他的作为行为艺术的游街也渐渐不再引人注目了。破锣敲得再响，嚎叫歌曲唱得再悲也没有人正眼看他一眼了。真真是盛极必衰，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好像一个艺术巨星偶像，飞快走完从出道到大红大紫，再到人老珠黄、色衰颜败、冷却下来无人问津的悲哀的上下坡路。他的游街史与他的县官史一样，短暂，浓缩，如春梦，如筑沙城，富有哲理教训。后

来是因为天气太冷，骤然降温，新的口号——斗私批修，办学习班等提出来了，革命组织警告他没有命令不可擅自游街——红卫兵指出他的不停游街其实是好出风头与个人英雄主义，是反动派不甘心失去天堂而要与革命人民争夺观众。他害怕了，于是演出结束，用现如今时兴的未必通顺的话来表达，叫做“落下帷幕”。

他为此深感失落，觉得自己开始得轰轰烈烈，演出得热热火火，说没就没了，说下就下了，人走茶凉，虎头蛇尾，他黯然神伤。

有一次他正游街，听见两个红小兵议论——那时候少年先锋队大概也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孩子加入的组织不叫少先队而叫“红小兵”了——一个问：“这人怎么了呀？”另一个大一点的回答：“他是残渣鱼儿。”他听到后费了老大的力气才忍住了笑。从此他自称是“残渣鱼儿”，“余”变成鱼，再一儿化，“孽”于不知不觉中被略而不计——这是语音学上典型的浊辅音与非圆唇前元音弱化现象与语义学上的语词含义转化现象。他乃从紧张变为轻松，从屈辱变为潇洒，从危险变为亲切，从死有余辜变成活得有滋有味了。他遍思古书洋书，觉得庄生化蝶也罢，丑小鸭化天鹅也罢，青蛙化美丽的华西丽莎公主也罢，都没有反革命残渣余孽化成残渣鱼儿——一种幼小的水生脊椎动物——内容丰富、感觉奇妙、境界高蹈、出神入化。

林彪事件以后，他恢复了人身自由。一九七五年，他去北京一游，在东菊继父那里，恰与回京探亲的钱文碰头，他津津有味地讲了自己化鱼儿的故事，钱文笑得直不起腰来。

二十年后，这位“鱼儿”担任一个省的政协副主席和该省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出面代表六大班子（党、政、军、人大、政协、纪律检查）以地方领导同志的身份设宴招待钱文夫妇。他们一起喝了十全大补药酒，吃了咸鱼五香鱼糟鱼豆豉鲮鱼（由于动物保护禁食，因此他们是非法吃了的）娃娃鱼松鼠鳜鱼新引进的虹鳟鱼与突受食客垂青的水鱼（或名甲鱼或名王八）。他们都想起有关鱼儿的经验，他们谁也不好意思提，但频频观鱼相视，默契而笑。

(和中国人比,洋鬼子都是白痴!中国人一笑,其深意其沧桑其智慧其内蕴其火候其阴阳五行四象八卦,活活羞死他夷狄十二国教授博士男女学者!)

也许这样写是太轻飘了。也许这样写是在喝了十全大补药酒、吃上水鱼石斑鱼乃至非法地吃了娃娃鱼之后才找到的飘飘然文化底蕴使然。也许这样写会令悲愤的大言无当而毫无实际记录可言的后生们爆炸啊再爆炸烧心啊再烧心。那么让我们看一看命运决不轻飘的我们的季节系列里的其他老朋友们的状况吧。

善于深文周纳的颇具学者风度的曲风明同志自杀于一九六六年七月,这始终是一个谜。他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涉嫌自杀过一次,并因之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平反)。一九六六年“文革”轰轰烈烈地开展后,曲并未受到什么冲击。一位工作组的同志还动员他揭发旧市委,他已经在会上初步表了态,他对旧市委的认识显然优于其他同志,工作组同志立即表扬了他,说他确是在提高认识,与旧市委与修正主义开始划清界限。他显然正在具备成为工作组积极分子的条件。他已经受到工作组的另眼看待——他被叫去看了什么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他也已经被他的同事们另眼看待,同事们见了他就躲避不迭,恍如见到了鼠疫症患者。他死前的晚上从食堂要了一碗肉丝汤面,一头糖蒜,他独自一人,吃得津津有味,只有一个新调来的女同志说是看到他往自己的碗里倒了许多醋。这个女同志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就是他一面吃糖蒜和汤面一面从裤兜里掏出一些药片吃。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揭发旧市委大会开始了,人们发现他没有来,便去宿舍找他,这才发现他已死了。没有对他的死因作认真的调查,因为一听他死了大家就火了,什么东西,屡屡抗拒运动,屡屡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粗粗一查,做了一个畏罪自杀的结论,草草火化了事。死后在他的遗物中找到的最多的就是药,补药,壮阳药,蛤蚧、桂圆、羊藿、人参、淮山药等。这些药市面上是见不到的,为此人们判定曲风明与医药界的走资派有勾结。在他的单身房间里据说还找到了一个

五电子管两波段红灯牌收音机,人们判断,这是曲风明用来偷听敌台用的。思想不反动到底的人不可能自杀,同样,既然是思想极其反动的人,也就不可能不听美帝苏修台蒋的广播。不听敌人的广播,他的思想能那么反动么?反动了,能不听敌人的广播么?听了敌人的广播,能不与人民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么?这就是颠扑不破、铁案如山的含意。那么,曲风明的面前自然是只有死路一条了。

一九七九年,钱文回到京城,参加曲风明同志追悼会。由于他是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第二个自杀者,(第一个自杀人是市委书记大才子邓拓,据说他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反动到登峰造极了的。)追悼会开得盛大严肃。本来规定参加追悼的限额二百人,实际到场的是一千一百多人。那一段时间大家心情振奋,怀着向四人帮讨回血债的激情,沉痛追悼自一九六六年至七九年去世的每一个同志。钱文在会上碰到了杜冲,十几年没见,杜冲已经是一头银发,脸上也添了许多深刻的纹络,只是面色仍然红里透紫,使人想起当年权家店山乡关于嘞儿嘞儿勃起的笑话。杜冲见到钱文十分感慨,拉上了他一起去吃涮羊肉——根本不问钱文是不是同意。

杜冲含着泪说:“兄弟,看到你还这样精神这样健康我真高兴,听说你发配了边疆,我只以为这辈子再见不到你了。你知道我死了多少回吗?我在石灰窑里烧窑,我连人带石灰石,一起掉到了灰坑里。你知道军宣队怎么说的么?交代下来的:就是要使死他们,就是要使死这些牛鬼蛇神!”

钱文沉重地叹气,又欣慰地叹气,又憋气地呻吟了一声。然而关于自己他一点也没有说,他经过了一切一切以后,反而觉得自己无权抱怨也没有什么意思抱怨了。

你有权抱怨谁?你说你挨了整,然而你敢说你没有为历史的浊流狂涛推波助澜吗?你什么时候说过一个不字?一个人人起哄人人造势人人不允许旁人分辩也不允许自己辩白的民族,在势过之后,变成一个人人抱怨人人咒骂也就是人人不负责任的民族、一个互相推

卸责任的民族、一个人人等待别人承担起责任改弦更张喂给自己幸福美满的馅饼的民族。这样的民族能够有多少希望？

在这次吃小馆的时候，杜冲告诉钱文一个秘密：说是曲风明死后，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本子上画着许多“黄画”。杜冲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画的具体内容，被钱文止住了。然后杜冲压低了声音，四周看了看，十分紧张和诡秘地把嘴巴凑到钱文耳朵边，说：“你猜曲风明在本子上写的是什麼？他写的是……”

钱文摆摆手，希望他不要再说下去。

“……你知道，他的本子里还有一张日伪时候的女明星李香兰的相片！什麼你忘记了李香兰？就是唱那个‘烟泡儿富丽烟味儿香，吸一口赛天堂’的一会儿是日本人一会儿是中国人的那个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呀！对，《夜来香》也是她唱的呀，现在邓丽君还照样唱《夜来香》呢！对了老弟，你要不要邓丽君独唱的盒儿带？”

“真的？”钱文半信半疑。他想说的是“你怎么知道的？”他也想说“《卖糖歌》哪里是那样唱！”

但他不希望谈话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他不想在这个场合与杜冲讨论伪满明星李香兰主演的影片《万世流芳》。刚刚参加的追悼会里有一点严肃的东西，有一点令人热泪盈眶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东西，他已经许多年没有体会过这种严肃和悲壮了。他年轻时候常常生活于那样一种感情和气氛中。比如说唱起《国际歌》和《工人送葬歌》来，比如说唱起据说是列宁最喜爱的歌曲《光荣的牺牲》。他多么喜欢这样的体验！在这样的体验中他可以翻江倒海！后来，后来他只有滑稽的体验，无奈的体验，自我渺小的体验，昏天黑地破罐破摔吓破苦胆叩头如捣蒜的体验了。

而死是严肃的，天下一切事变中，只有死是绝对的，无法讨论也无法改变。即使是专门整他们的曲风明的死，也仍然是一个悲剧。一个小丑也好坏蛋也好，死了，便赢得了一点庄严和清静。他不想和杜冲谈死者的秘闻，在追悼会刚刚开完之后，这样的讨论太不郑

重了。

而杜冲谈兴正浓，他故弄玄虚地说：“你知道吗？曲风明实际上是被章婉婉害死的。”

钱文一惊。

杜冲故布疑阵地说是消息来源绝对可靠，然而他不能向钱文透露这来源究竟是什么。他不能什么都坦白交待，反正信不信由你。

杜冲开始讲章婉婉的事情，钱文听得沉重。

他是多么不希望在今天见到——怎么说呢，庸俗的至少是世俗的杜冲啊。然而，杜冲的媚俗是难以抗拒的。庸俗常常显得强大而且透彻，老道而且深入，自信而且从容。由于它更加接近真实，所以它最终使你折服，使你屈膝，使无数高尚败在它的手下。不经过庸俗和粗鄙乃至丑恶的洗礼，高尚和清洁就只能是乳臭未干的智能发育不全，是智力上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想起来这太可怕。这比听杜冲说这些不咸不淡的他人的丑闻隐私可怕得多。

杜冲说：“……这个曲风明啊，他有病你还不知道吗？他的老二不中用呀。咱们中国有两类人外国是没有的，一个是太监——包括真太监和曲风明这样的实际上的太监，一个是姨太太——我特别指的是那些个不得烟儿抽的姨太太。这两类人是中国的戾气也就是中国动乱的根源呀！有了他们就一定要搞文化大革命呀！他们是治理中国的时候谁也绕不过去的拦路虎呀！可是咱们中国专门培养这两种人。哦，他们太痛苦太憋闷了，他们成不了人呀！他们得了机会是要吃活人脑子要喝活人血的呀！要不咱们的‘文革’能搞这么左！”

杜冲意识到了自己的话里的某些猥亵意味，他放声大笑起来。

生活是一个多么偏颇的考官，他出题和判分的时候永远偏向着庸俗而克扣着剥夺着高尚。

这时杜冲搬动自己的椅子，坐到钱文的近旁，他摆出一副要告诉钱文最最隐秘的话的姿态，他把嘴巴靠近钱文的耳朵，把酒气膻气韭菜花气腐乳气辣椒油气喷了钱文半个脸，他说：“你知道章婉婉到底

是谁的女儿吗？”

钱文如入五里雾中。

杜冲的食欲极佳，他一面谈着各种消息，一面飞快地夹肉涮肉吃肉，他已经吃了差不多一斤肉了。他介绍说：“现在这年头儿，吃涮羊肉要提前两个小时排队领号。我呢，认识他们经理，照顾咱们……你记得吗，那还是毛主席的话呢，说是老人家不相信搞社会主义就吃不上肉。社会主义搞得连吃肉都成了问题，你说惨不惨？其实搞个包产到户不就齐啦？当然就吃上粮也吃上肉了，小百姓都看得明白的道理，为什么伟大的人反而那么费劲，整天自己跟自己较的个什么劲！”

钱文又是一惊，他看着杜冲因为吃了肉喝了酒又喝了热汤而沁出了汗珠的额头，他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好。

钱文想起了自己这十几年结识的一位同事，他在遥远的边疆工作，他被大家称为老夫子，或者叫游方大士，后者是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译。他本人虽然受过名牌大学的良好教育，然而对于一切都冰冷不抱希望。他的丢三落四稀里马虎四远驰名。他常常买东西交了钱却把东西忘在那里，他有时候忘记了自己到底吃过没吃过饭。冬天，妻子不在的时候，他把烧火取暖的煤卸到两间屋的外间屋里，夜间起夜，就直接往自己室内的煤堆上撒尿。他从来不看报不学政治，他读的只有语言学古代史和古典文学方面的书，他简直就不像个现代人。然而就是他在钱文离开边疆回京城前夕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他当着许多人说：“我看中国的农村早晚得搞包产到户……”钱文和许多朋友听到都吓得变了颜色。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这早已被批倒批臭了，而且它是多么庸俗的引车卖浆者流的浅见，它几乎不需要任何理论理念理想，但钱文知道它是真理。而“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是多么高明超越，直入云霄！

章婉婉与曲风明是怎么回事？还有当年高来喜对于章婉婉的欲说还止的愤懑。钱文觉察到这里边有一些肮脏，有一些“非礼”，他

用不着想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行非礼勿问或勿闻的古训，因为这些古训早已溶化到了他的血液中。他摆摆手，他对于这样的话题一点兴趣也没有。

又过了九年，这后来的九年过得就很快很快了。一九八八年底，钱文接到了章婉婉治丧小组的讣告。他那时虽然极忙，还是出席了与章婉婉遗体告别的仪式。

巧的是离开遗体告别室的时候他碰到的又是杜冲，杜冲刚刚离休，心广体胖，态度庄重，他穿了一身肥大至极的深灰西装，领带松松垮垮，衬衫领子肮脏。他还戴上了一副茶色镜片的眼镜。他告诉钱文他退下来的时候解决了局级待遇问题，他担任了七个月的局级巡视员。钱文把他带到一个小餐馆去吃川菜。时隔九年的涮羊肉之情，他理应回报。

已经白发苍苍的杜冲一面为死者叹息并说：“现在（死亡）已经轮到咱们了……”一面忍不住讲了章婉婉的许多秘闻。他肚子里积累的粗鄙的情节已经饱胀了，满溢了，他必须把它们讲一些出来。他说，一九五九年章婉婉第一批摘掉了帽子，第一批回到了城里，大家都不服。你知道奥妙在什么地方吗？章婉婉摘帽子靠的是徐大进，回城靠的是曲风明。章婉婉与徐大进在羊圈里胡搞，让农民看见了。农民们风言风语，偏偏这又让高来喜和费可犁听到了。高来喜多精，他听了假装没听到，听懂了假装没听懂。而那个傻气愣冒的费可犁呢，他居然去向徐大进汇报！徐大进先下手为强，这才有了所谓紫李子沟翻不翻白薯秧与亩产八十万斤白薯是否可能的问题上对于费可犁的猛批狠批……

“不是说徐大进‘文革’当中也……”钱文问。

杜冲用右手的虎口在自己的脖颈上做了一个卡紧的姿势，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上吊还是自己把自己掐死。他告诉钱文：“徐大进是一个大流氓，当了右派啦还官迷心窍呢，野心家呀。他从土改当中就搞人家贫农的女孩。他老婆急着与他打离婚，他不敢回家，却在咱们

这儿装积极,说什么老婆正在为了政治的原因与他划清界限。他以为他‘领导’过咱们能对他的仕途有什么帮助呢,也就是赶上了就是了,否则像他这样的干部给咱们提鞋咱们也不要呀。当了一段右派组长,还真当出官瘾来了,你说!六一年后给他弄到一个街道工厂当会计,到了那里他又和那边的一个有夫之妇搞上了。好容易说是给他升了一个副厂长,手续还差那么一哆嗦,‘文革’一开始,吹了,他岂能不死?”

钱文听得糊里糊涂,他完全不明白,他自己似乎也并非白痴,他为什么一直认为徐大进是一个真的十分积极地改造自己的人,是一个有头脑有作为的人。他曾经真心地佩服徐大进的领导能力领导水平领导气魄,他对于一切领导的敬佩都是油然而生的,哪怕是徐大进这种不正规的没有名堂的临时负责人。这大概是五七年以来他的最大变化最大进步吧。他从来没有按杜冲的思路想过这个人。至于章婉婉与徐大进云云,这样敏感的与有趣的事儿他居然无察无觉,他是完全蒙在鼓里的傻瓜。这只能解释为他自己生理与心理功能不全,莫非他真的是有耳而聋,有目而瞎,有神经却缺了根弦儿吗?

“唉唉……”杜冲长吁短叹,摇头不止。他又说,一九五八年夏,章婉婉参观完下放干部成绩展览,以丈夫秦经世出了事情为由,晚回来了几天。她是与曲风明坐同一辆火车来权家店的。从此他们搭上了话。章婉婉以给离了婚的曲风明介绍对象为名,一得机会就往曲风明那里跑——这可以说是送货上门,她把自己介绍给了曲风明啦。曲风明来抓他们的“改造”以后,她更是一箭双雕,一边攀着徐大进,一边缠着曲风明。徐大进乐得让她与曲风明纠缠上,何况他也明知道曲风明办不成事儿。曲风明这个人极不正常,他的事儿是清理阶级队伍当中,工宣队逼着闵秀梅写这方面的材料才传出来的——那简直是个怪物。他和闵秀梅新婚,一连折腾了好几夜,好几夜他不睡觉也不让闵秀梅睡觉,然而一个月过去了闵秀梅仍然是处女!他不敢坐沙发,因为他说沙发太柔软,使他感觉到像是异性的身

体的最柔软的一部分,他坐上了沙发就会跑了马!他……连杜冲都犹豫了一下,因为底下话太脏,难于出口。他告诉钱文,曲风明曾经蹲在女厕所的粪坑里看女人上厕所,一连蹲了七个小时。于是有了早一次的自杀,有了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曲风明也被编入了他们的“队伍”……

钱文一再想止住杜冲,他们毕竟是在吃饭,他不能让杜冲再说下去搞得他呕吐起来。

这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钱文只想快一点忘记它。钱文最后还是没有止住杜冲。他不愿意相信杜冲的话,他不想并且没有什么办法(简直是毫无办法)反驳他。他早已不是孩子。他早已知道人不简单,人不是神仙也不是百合花,不是汉白玉雕像也不是蜕变完结的翩翩蝴蝶。人不可能一个劲儿地涂脂抹粉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遮盖起来装扮起来。

然而我们已经遍体鳞伤,我们已经满身污秽泥泞,我们已经失够了态出够了洋相发够了疯散够了德性。为什么我们还要尽情涂抹,尽情倾倒污水,尽情揭发隐私,搞得我们黑了还要黑,臭了还要臭,脏了还要脏,烂了还要更烂!

钱文虽然是这样想的,他试图躲避杜冲说的这样肮脏的言语,但他还是听进了不少有关章婉婉的故事。丑恶自有它不可抗拒的魅力,如果丑恶里包含了真实,你就不能永远在丑恶面前背过脸去。而他从小就有意识地在肮脏和丑恶面前转过头。比如人要拉屎,你无须否认,正如你无须拉完了盯住屎不放。如果你是化验员,你需要大便秘的化验数据,也应该使用专业的器皿手段,按照严格的规矩操作,而且在操作的时候戴上消毒口罩和手套。你总不可以随时用你的或旁人的真实的粪便招待非医务人员的来客观赏。

然而杜冲滔滔不绝。也许他看着钱文觉得他太天真了,他的天真与他如今的高位是太不协调了,这才抱着一种启蒙的使命感与对高位者的效忠激情强迫钱文品尝他的粪便大餐。

说是摘了帽子回到城里以后，章婉婉立即与秦经世离了婚。说是她对秦经世说：你的条件很不错，与我这个摘帽右派离了，以你的身材风度，你最好找一个高干子女丑八怪为妻，你的身份会因了妻子状况的不同而不同起来，而我也不妨嫁一个比如参加过长征的老头儿或者一个有暗疾的领导。你知道我是一个十分要强的人，我不能一辈子低声下气矮人半截，那样还不如立时服氰化钾死掉。而咱们俩一对儿右派——摘了帽子又怎么样？摘了帽子也不过是摘帽右派，也就是说帽子摘了也就永远戴上了再不能摘了。请问摘帽右派的帽子还怎么摘？再摘一次变成摘摘帽右派？家里有这样一个摘帽右派已经是走了大背运了，成双成对，你说咱们还怎么活？这几年，我也想通了，人生不过几十年，青春不过几个寒暑，全看咱们自己。一日夫妻百日恩，咱们离婚不过是年头儿赶的，走一个形式。我永远是你的人！

（这些话曾经写在大字报上，贴在京城街头，作为“右派翻天”的铁证。当然是秦经世交待的。按，在旧市委出了事儿以后，特别是在苗二进的妻子刘小玲事件以后，有几个五七年划成右派的老干部以受旧市委迫害为名闹翻案。开头热闹了一阵，他们也应邀到许多单位去控诉过旧市委的罪行，对于揭批旧市委起了轰开局面的作用。但后来跟上来翻案的人太多，例如苗二进章婉婉也很翻了一阵子。于是上级明令指示，五七年定的右派一律不得翻案。于是革命小将从同情他们的受迫害一下子变成了批他们的翻案。为了揭发章婉婉，小将找到了秦经世，揭出了上述内容。又过了若干年，秦经世反口，说是上述材料全部是被逼写成的，一个字也不算数。

又，打击翻案右派的结果，不但使章婉婉苗二进及揭批旧市委时出了大风头的几个戴上帽子的老干部都变成了群众专政对象，就连由于上边有人说话业已正式平反的费可犁也重新戴上了帽子——说是给他平反是“刘少奇司令部”所为，毛主席司令部是不承认的。）

至于曲风明与章婉婉的恩怨，一种版本说是章婉婉已经与曲风

明说好嫁给他，曲风明突然不干了。六十年代，政治斗争的空气愈来愈浓重，曲风明当然不愿意娶一名摘帽右派。另一种版本是，曲风明并没有改变娶章婉婉的主意，是“文革”一开始，不，“文革”还没有开始，只不过是刚一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章婉婉就撕毁了婚约。章婉婉的政治嗅觉已经赛过了良种猎犬，闻到一点气味她就知道大事不好了，听到一声咳嗽她已经在判断你会死于肺癌还是哮喘。曲风明的末日快到了。她给曲风明的断绝友好来往的信上说：“经过长期了解，我可以肯定，你不是无产阶级，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你连党的同路人都算不上，你的灵魂里隐藏着一个很深很深的资产阶级王国，你的人格是分裂的，你的感情是阴暗的，你的言语是虚伪的，你的行动是造作的，你的思想是复杂和危险的……”

信后面呢，说是附有章婉婉要求曲风明退回自己的物品清单，从金星牌自来水笔到一只蓝发卡，从美术出版社出的精装日记本到一盒凡士林，外带章婉婉给曲风明缝制的一条内裤。

说是一九六〇年章婉婉在摘了帽子以后分到一张部门报纸当初审编辑。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工作组进驻，第一次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章婉婉就哭开了。一面哭一面控诉修正主义对自己对报社的毒害，一面表示自己对不起党，无颜见工作组的同志。她哭得如此伤心痛苦，编辑部百分之七十的女同志与百分之五十的男同志都跟着掉泪。工作组有一个小同志，她本来是某公安部门的打字员，一看大伙儿哭得伤心，也忍不住抽抽搭搭掉开了泪水。在大家悲痛得达到极点的时候章婉婉果然是化悲痛为力量，她哑着嗓子举起了双臂，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总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到了他们编辑部！于是大家跟着喊口号。口号喊了整整一分多钟了，工作组长才反应过来，怎么局面被摘帽右派分子控制了？怎么大伙儿都听开了章婉婉的了？他变了脸色，要大家停下来，说了章婉婉几句：“你这样要求革命和欢迎工作组当然是好的，但是你应该知道自己